

中国在东南亚外交：  
用势与用力

盛力军

东亚论文 第 71 期

ISSN 0219-1415  
ISBN 978-981-08-3505-7

版权所有 · 未经同意 · 不得转载

出版日期：2009 年 6 月 17 日

# 中国在东南亚外交：用势与用力

盛力军\*

国际关系中排座次历来以硬实力论高下。近来，开始注意到软实力。硬实力指可以感触到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软实力泛指可以感觉到的感召力（包括文化，宗教，道义和意识形态）。<sup>1</sup> 但是，软硬实力不足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胜败进退，此消彼长。美国一败于越南，再困于伊拉克，非软硬实力之弱：其硬实力之强，无人置疑。其软实力，即美式民主和自由，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就全球范围的认同来说，目前总比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狂热具有更大的感召力。但是，为什么美国会陷此困境？可见在软硬实力背后，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即第三种实力，在左右这软硬两种实力。这就是本文将论述的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所强调的“势”。从用“势”的角度来看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折冲樽俎以及中国外交的纵横捭阖，便可一窥当今国际政治中以弱制强之秘诀和中国东南亚外交之走向。

## 一、势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关键词是“Power”，由五个字母组成，各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翻译成中文的“势力”，便可窥见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古人藏天地造化之秘于文字之中，以示后人：“势力”组合有二，“力”指实力，仅其中之一而已，况且在“势”之后，受制于“势”。用力，而不用“势”，构不成全部意义上的“势力”，难免要重蹈美国越南和伊拉克覆辙。更为神奇的是，也许古人担心后人不甚明白此理吧，便用“执”和“力”，组成一个“势”字，明确地告诉后人，“势”执掌实力，是其之主。古人对势力和实力的认识如此精辟入微，足令今人敬佩万分。

何为势？《孙子兵法》有言：若置圆石于千仞之山，翻滚而下，虽然，自重没变，此时，却平添了千钧之力，呼啸而下，势不可挡。此为势也。<sup>2</sup> 可

---

\* 盛力军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

<sup>1</sup> 软实力概念出自 Joseph Nye 的两本书，1990 年的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和 2004 年的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sup>2</sup> 《孙子兵法》。

见，国家之势力，由其“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和其所乘的“势”所组成。强者，失势，则困；弱者，用势，可转弱为强，甚至化腐朽为神奇。

古今之成大事者，多重于借势，而轻于诉力。下列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五大突破也印证此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首次突破，并非中国自身实力一夜间突飞猛进，而是由于“势”变，即美国改变其全球和地区战略，拉中国以抗衡苏联，撤军越南，从而引起东南亚国家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因而顺时应势，纷至沓来，同中国拉关系。

八十年代，其双边关系再次蓬勃发展，又是得益于“势”，即越南占领柬埔寨，促成东盟国家主动同中国联手，美国与西方也从中撮合，这样，拉力加推力，中国进入东南亚，一马平川。

九十年代初，其关系再上新台阶，又得之于“势”，而非来自于中国自身之软硬实力，尤其是此时中国正面临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对中国的压制。这一关系的突破，是由于巧用了“势”：这是由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南亚地区战略平衡失衡，东盟需要中国进来以平衡其他大国，使自己得以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中国因而能趁势于 1991 年 7 月同东盟组织建立联系。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将东盟推向中国，中国再次乘“势”将关系迅速上升到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即 10+1）以及东盟 10+3 的形式。

2001 年的 911 恐怖事件使得双边关系更上层楼。

上述中国同东盟国家关系的五大突破，皆点化了其博弈取胜之关键，即用势。中国成之于用势，而非得之于诉力。西方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软硬实力明显弱于美国和其他大国时，却连续取得如此巨大的五大突破，因而常嗤之为“中国的机会主义”(Chinese opportunism)，即中国人走运而已。但是，连续五次突破，仅仅是“走运”？显然不是。为什么他人无运可走呢？天下没有偶然，都是有意义的偶然。以下的分析说明，“势”是与时机有关，但又不仅仅如此。它与“时、空、刚、柔”密切相关。这说明，为什么有人常有时（机）有“势”，有人却无；有人“时”“势”不能用，或不能全用，有人则“时”尽其用，“势”尽其能。

《孙子兵法》谈“势”，寥寥七十字，未及深究。但若从中国哲学之本、文化之源的《易经》视之，便会豁然开朗。《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藏天地之玄机，蕴万物之律数，视天地万物存之于“易”，而“易”之变，

“时、空、刚、柔”使然也，“势”也不例外。因而，本文用“时、空、刚、柔”来解释“势”的演化之理，以及在亚太和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应用。

## 二、“时”

借势用势，时机至为重要。魏晋王弼读《易》心得：“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sup>3</sup> 万物变化，因天之序，乘时而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指顺势、借势和用势的重要）。革之时大矣哉（这是说“时机”对“势”和行动成败至为重要）。”<sup>4</sup> 《易经》中天下第一卦乾卦初九爻为“潜龙”，潜而勿用，蓄势待发。等至九二爻“见龙在田”时，始出，因时机已到，“利见大人。”待时至上九，须准备抽身退步，因为，盈不可久，行将变卦，否则亢龙有悔。<sup>5</sup> 此所谓，“知至至之，知终终之”，<sup>6</sup>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sup>7</sup> 老子当年赠言孔子：“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sup>8</sup> 《尚书》说：“善以动，动惟其时。”<sup>9</sup> 《战国策》说“圣人不能为时，时至而弗失。”<sup>10</sup> 中国最早兵书《六韬》说：“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sup>11</sup> 皆说明时机之重要。此所谓“药无贵贱，中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者妙。”上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五大突破，皆因巧用天时，才得以一马平川。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与时俱进，也源自《易经》乾卦中的“与时偕行”和遁卦中的“与时行”。<sup>12</sup>

《易经》中的“时”，不但指时机，而且指时间。万物变化成于机，聚于时。从古至今，最强大的武器往往是时间。刀对刀，枪对枪，是纠纠武夫的较量。用时间对刀枪，天下无敌。使时在己，并能用者，天下第一流的战略家也。在对台战略上，大陆用的便是“时”（以及下文所讲的“空”），即，使时在己，用时间创造时机，进而成“势”。对美战略亦是如此，邓小平先生提

<sup>3</sup> 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

<sup>4</sup> 《易经·革卦·彖辞》。

<sup>5</sup> 见《易经》乾卦的《象传》和《文言》。

<sup>6</sup> 《易经·乾卦·文言》。

<sup>7</sup> 《易经·艮卦·彖辞》。

<sup>8</sup>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sup>9</sup> 《尚书·说命中第十三》。

<sup>10</sup> 《战国策·卷五》。

<sup>11</sup> 《六韬·发启》。

<sup>12</sup> 分别见《易经·乾卦·文言》和《易经·遁卦·彖辞》。

出中国外交的“守拙”、“韬光养晦”和“不出头”，乃是大智慧，源自《易经》的明夷卦。<sup>13</sup>《道德经》和《吕氏春秋》也曾有言：“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sup>14</sup>其中，“大器晚成”指使时在己，厚积薄发，必成大业。斗智，斗力，不斗气，不争一日之短长，在冷战后中国对美战略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时机时间之重要，已多有评述，何况显而易见，因此，本文在此，仅援中国古典哲学中精微之处，点到为止，不多用笔。

### 三、“空”

#### （一）卡位

《易经》中“时”之重要，显而易见；高深莫测者，当数“空”。“时”仅构成“势”的一部分，守株待兔式的傻等时机，人人皆会，但机会渺茫。唯执“空”者，机会源源不断。

《易经》中的“空”指万物（64 卦 384 爻）的位置，组合，形状，空间，大小。这些均影响着“势”的大小有无。首先，位置，即卡位，至关重要。《孙子兵法》中的石头，如果置于平地，无坡可滚，石块再大（即实力再强），不会有势。这是位置不对，卡位不准。

《易经》不是世人误解的知天知命，听天由命，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进取，主动“卡位”。作为全书总纲的乾卦，明确提倡“天行健，自强不息”的“乾德”，即主动进取精神。其 64 卦 384 爻，是列出人生 64 种大环境和 384 种小环境，教人如何处置。细细琢磨每卦的卦辞爻词和各爻之间乘承比应关系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告诉你，如果你处在这一卦（这一环境），如果你如何如何，其结果就会如何如何。（一般人就此打住，不再深入下去）。但以我所见，换言之，如果你主动进取，不如何如何，就不会有这一结果。《易经》又通过各爻之间乘承比应关系暗示你为什么。既然知道为什么，就可以主动采取行动避免，而不是消极地逆来顺受。积极卡位就是主动进取。例如，《易经》的泰卦和否卦均由乾坤两卦组成，但是乾坤两卦所占的位置各异，所以，一为泰（吉利），一为否（不吉）。其实，《易经》是在告诉人们，只要积极卡位，改变自己的位置，就可以否极泰来。

<sup>13</sup> 见《易经》的明夷卦彖辞“晦其明也”。

<sup>14</sup> 《吕氏春秋·乐成》。

举第五卦需卦为例，一般人认为此卦吉祥。但细细咀嚼，味道大不一样：此卦由下乾上坎组成，乾为健（进取），即使遇到水（坎为水），也能奋勇前进，所以为吉，所以，卦辞说，“利涉大川”。<sup>15</sup> 一般人认为吉祥，就此打住，不再深入下去。但这其实不是非吉祥不可，而是告诉你，你之所以遇到河水阻碍而能吉祥通过，是因为你有“乾”的三爻之足够阳刚（乾卦为天行健卦）。换言之，如果你不积极进取，就不会有“时”和“势”，就不能“涉大川”，也就不吉祥。此所谓《易经》所说，“天道无吉凶”，祸福由人，看人如何处置，即积极卡位，改变自己位置（爻位），爻位一变，卦象即变，吉凶（势）随之而变。

人生何不如此？回首一生，往事成败，往往不在勤奋，而在“时”“位”。考大学，读硕士，拿博士，进名牌大学，亦可看作是卡位挤入快车道，一旦进入，常可以事半功倍，快车道上的机会的质量和数量远远多于慢车道，即使是赛车，塞在慢车道上，也比不上快车道上的破车。这是卡位的好坏决定了机会的大小，进而决定了“势”的强弱。搞政治亦可看作是设位卡位，遇到单个对手，不单挑，而是用这个体制，及其在这个体制上所卡的有利位置（产生势），可以轻而易举摆平对方。即位生势，势生力。

### （1）通过新设机制卡位

人生如此，国际关系亦如此，设立多边机制，就是通过“设位”“卡位”来增“势”进而增力。例如，美国冷战后迅速卡位，抢先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由于这一机制程序设计，即“空”的组合，有利美国，不利东盟，即东盟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被分割成单一国家加入，其影响力大为不足，因而，东盟（马来西亚）提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以提高在 APEC 中与主导的西方国家的谈判地位。当 EAEC 受阻后，东盟利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建立起东亚合作“东盟 10+3”机制，由东盟主导，东盟国家轮流承办、设立议事日程，采取东盟方式。这一新设机制使本身实力不太强的东盟，通过这一卡位，带来“势”，一时竞主导了东亚地区一体化的进展速度和方向，迅速提升了自己的战略分量，并用其向大国要价，摄取最大经济利益。如，向中国要市场，并在其中迅速卡位、卡好位，早于和优于西方跨国公司，否则，凭其实力，决不是跨国公司的对手。这一卡位，给了它们很大的“势”，并化作为“实力”作为帮衬。再例如，利用其战略分量，向日本要投资和援助，尤其是高于流向中国的高科技，以提高它们与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否则，单凭廉价劳动力，不是中国商品的对手。

---

<sup>15</sup> 《易经》需卦卦辞。

东盟设计的一系列泛亚机制（如三个东盟 10+1，东盟 10+3，亚洲安全对话机制以及东亚峰会）不符合美国战略设计。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意图在加强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上，在亚太建立两大跨太（太平洋）机制，一是经济机制 APEC，用来处理亚太经济问题。二是安全机制，先后尝试了东盟地区论坛 ARF 以及香格里拉安全峰会等。由于东盟及其他亚洲国家坚持东盟主导、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美国一直未能在其中卡好位来主导进展速度和方向，结果不是美国推着东亚国家走，而是被其缠着。就连 APEC，由于亚洲成员国的软磨硬顶，其效力也远不如美国之意。因而，美国试图通过新设机制在亚太重新卡位。即，在经济层面，发展 P4 组织（新西兰，文莱，智利和新加坡）。2008 年 2 月，美国宣布加入 P4，现已成为 P7（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国、日本和秘鲁），现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机制”（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现在，只不过是由于 2008 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美国）经济危机，一时没有实力推动而已，并未永远束之高阁。在安全层面，澳大利亚提议的亚太共同体建议，<sup>16</sup> 其实就是为了绕开东盟主导、协商一致泛亚机制（美澳在其中没卡到稳执牛耳的位置），另起炉灶，重新卡位，以争其“势”。

## （2）通过机制设计组合卡位

通过新设机制卡位，机制本身只是表面，关键是机制内部设计和组合，决定能否卡好位。如上所述，《易经》中的“空”不单指万物的位置（卡位），还指其组合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之间的作用关系。这些均影响着“势”的大小有无。例如，拿破仑曾经说过，一个法国士兵打不过一个德国士兵，但是，一百个法国士兵却能打败一百个德国士兵。个人作战技能没变，但布阵组合不一，“势”就不一。

因此，在国际关系的卡位成势中，抢先设位建立机制固然重要，但机制设计本身，也是成败攸关。设计得好，可轻易“卡位”，进而可成倍地放大其“势”；设计欠妥，反被他人所用。例如，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联合国时，设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票机制。再如，建立国际金融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设计时，不是一国一票，而是由各国所缴纳的份额计算分配加票权的多少，即加权投票制。而且，不成文的规定是，世界银行行长只能由美国人担任，国际金融货币组织总裁则必须由欧洲人担任。这一设计，一是使得二者在至关紧要的世界金融体系中卡到咽喉地位；二是使得西方在其中卡到一言九鼎、稳执牛耳的位置。

<sup>16</sup> Tim Colebatch, “Rudd's grand vision for Asia-Pacific”, *The Age*, 5 June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ge.com.au/national/rudds-grand-vision-for-asiapacific-20080604-2lw1.html>; Michael Perry, “Australian PM wants Europe-style Asia-Pacific union”, Reuter, 4 June 2008, available at <http://in.reuters.com/article/WorldNews/idINIndia-33905420080604>; Dennis Shanahan, “Move to join security group”, *The Australian*, 2 April,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theaustralian.news.com.au/story/0,25197,23470268-31477,00.html>.

就冷战后亚太多边机制的设计来说，美国强调跨太机制（其实是美国主导），而“东盟主导”“东盟方式”的泛亚机制更符合中国和东盟利益。例如，ARF 采取“东盟主导”“东盟方式”，由东盟国家承办，由承办国设立议事日程，会议题目、议程、进展速度，大体由东盟掌握。这是从机制设计上卡位，获得主导权。“东盟方式”即所有成员国协商一致同意原则。一是，防治大国对单一东盟承办国施压影响议程。二是，承办国可以躲在其他九个东盟国家集体保护之中，化解区外大国对其压力和指责。三是，避免出现进展过快使整个东盟内部发展失衡、内讧和解体。

美国曾试图通过机制修改来重新卡位抵消东盟的主导权，提议在此 ARF 中设立“会议小组”(Inter-Sessional Groups)制度，即东盟仍是主办国和名义上的主席国，但是，授权新设的“会议小组”很多权力，主持具体议程，该小组组长，并非得由东盟国家担任。美国的建议，受到东盟和中国的抵制。2001 年 7 月在河内召开的 ARF 第 8 次部长级会议上，这一建议虽然通过，但已被改得面貌全非，关键部分不是删掉就是修改。例如，会议小组组长功能被严格限于协助小组讨论和与外界联系。建立联合组长制，即每小组由东盟和非东盟国家各一名同时担任联合组长（co-chair）。<sup>17</sup> 东盟成员国提议由非东盟国家组长受理，非东盟成员国家提议则由东盟国家组长受理。这一机制的设置对中国东盟合作在程序卡位上非常有利，例如，若是提案由西方国家提出，东盟组长可以从程序设计上，拒绝受理、搁置、退回，不上报 ARF 大会议事日程。若是东盟想要通过某一提案，可事先取得中国配合，由中国提出，必然是东盟组长受理，然后不耽搁直报 ARF 大会议事讨论。这样的机制设计，有利于东盟卡位，进而用其位来扩其“势”。西方成员国此计未成，又生一计。2004 年 11 月的第 11 次 ARF 部长会议上，提出由东盟国家和非东盟国家组成建立 ARF 常任秘书处，处理日常重大事务。此“抢班夺权”提议受到东盟和中国的抵制。结果只是在东盟秘书处下设立一个 ARF 办公室，而且均由东盟成员国组成。

目前在 ARF，东盟 10+3 以及东亚峰会中，大国难以突破“东盟主导”“东盟方式”等机制设计，难以在其中卡位。澳大利亚 2008 年 6 月提出的亚太共同体建议，就会使人猜想是否意图另起炉灶，绕开“东盟主导”“东盟方式”泛亚机制，建立大国主导的跨太安全机制，重新设计机制卡位，以争其“势”。此提议表面上是在 2020 年建成亚太国家共同参加的共同体，此为虚，实质是其筹备阶段，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印尼和中国先组成六国筹备小组制定规则，然后再酌情邀请东盟和其他亚洲国家加入。这就改变了“东盟主导”“东盟方式”等游戏规则。在这六国筹备小组中，必然形成美国事实上的主导，在机制设计上让美国卡位。这种卡位，也就是通过制定和改变

<sup>17</sup> Takeshi Yuzawa, “The Evolution of Preventive Diplomacy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sian Survey*, Vol. 46, no.5, p. 795.

游戏规则来产生和发挥自己的势和实力。由于东盟和中国的不支持以及其他当事国的消极观望，这一“亚太共同体”建议可能流产，美国可能因此会同意加入东亚峰会（目前至少是政府同意而国会不赞同），形成东亚峰会 10+7 局面。<sup>18</sup> 但是估计美国不会愿意受制于峰会的东盟主导，而会表面上会维持这 10+7 形式，但实际上将这 7（国）拉出来，单独开会议事，再以会议结果（如通过联合声明的形式），影响甚至左右 10（东盟 10 国）。这一亚太地区正在上演的多国演义，实际上是围着机制设计组合，来抢占有利地形，以卡位增势。

### （3）因事因时因势卡位

以上是通过新设机制和程序设计来卡位，仅是常规卡位。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中，常常因事卡位，因时卡位，因势卡位，再以“位”来增“势”，借“势”添力，即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积极卡位。例如，2008 年俄罗斯利用天然气供给对乌克兰和欧洲卡位。<sup>19</sup> 利用美国急需途径俄罗斯为驻阿富汗美军提供军需以及急需俄罗斯配合解决伊朗核问题，对美国奥巴马政府卡位。<sup>20</sup>

在上述与东南亚关系的五大突破中，中国顺应变化，因事因时因势积极主动“卡位”：在第一大突破时，就总体外交来说，中国是想通过三个世界的划分，在美苏之间卡好位置。就对东南亚外交的突破而言，中国是顺时，顺力，顺势。在第二大突破时，因时因事（越南侵占柬埔寨）因势（美国和东盟促进中国北制苏联，南压越南），因而极易对美要高牌，卡高位，换取美国对中国现代化更多的支持；也极易对东盟要牌，为日后打下坚实的战略合作基础。在第三大突破时，冷战刚刚结束，地区战略失衡，东盟担心“美国因素太重”，因而拉中国以维持平衡，使自己得以在其中发挥左右逢源的主导作用。中国顺应事变时变，巧顺东盟之心态，主动卡位，于 1991 年 7 月同东盟组织建立首次正式联系。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1 年 911 突发事件后，中国更是把因事因时因势及时卡位发挥得淋漓尽致。东盟策略是对美国打中国牌，声东击西，利用提升与中国的关系来促进美国发展对东盟的关系，并在其中卡好位置。中国则顺势而进，进中卡位，利用东盟的拉力，迅速推进与东盟关系，因而得以一马平川，平步青云。

---

<sup>18</sup> 10+7 即主席国东盟 10 国加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和美国等 7 国。

<sup>19</sup> “The Russian Gas Trap”, Stratfor, January 13, 2009; “Geopolitical Diary: The Real Deal to End the Natural Gas Crisis”, January 19, 2009.

<sup>20</sup> “Geopolitical Diary: A New Phase in U.S.-Russian Relations?”, Stratfor, January 29, 2009. “Geopolitical Diary: A Russian Message to Washington, By Way of Kabul”, Stratfor, January 20, 2009.

#### (4) 反卡位

反卡位是因事因时因势卡位中的一种特殊形式，特指因势利导的卡位。例如，1994年东盟设置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如 ARF）原因，一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用此来缠住和掣肘中国，即所谓的“格利佛策略”。<sup>21</sup> 二是利用中国政治支持，平衡其他大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这其实给了中国反卡位的有利机会。中国不因为东盟有此目的而与之对抗，而是顺势而入，加入东盟主导的地区机制，从其内部因事因时因势卡位。例如，既然其目的，是拉中国进这一机制，受其制约，中国就可以以不参加或只派低层次官员参加来要牌，影响议题和进程。例如中国提出台湾的代表权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作为其参加和配合的首要条件，结果，ARF 和香格里拉亚洲安全会议就不得不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让步。否则中国不参加，就会使精心筹办的这一机制失去意义。这样的反卡位，反客为主，同时也把台湾孤立到地区机制外的一个角落。可谓一箭双雕。在 ARF 中，中国利用东盟国家想要保持主导权的心态和不可能求速的实际情况，有效地左右了论坛的进程。结果不是中国而是美国陷了进去，受其束缚。

#### (5) 怪招：逆向卡位

如果说上述通过新设机制和机制设计的常规卡位是《孙子兵法》中的“以正和”，因事因时因势的“运动战”中卡位是“以奇胜”，那么，本节所讲的逆向卡位则是奇中之奇。

逆向卡位指以常人想不到的方式在常人想不到的位置卡位，以奇制胜。例如，不从直中取，偏向曲中求。《易经》认为天下万物互相联系，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互为表里。这就形成《黄帝内经》阐明中医之要义的那样：“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sup>22</sup> 当肺有病时，西医往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药方肯定是望肺部去的。而中医开的药，不直接奔肺，往往包括两份，一份治大肠。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部的炎症来自于大肠，这是病源。另一份药则用来保肝。根据中医医理，肺部炎症下一步转移的器官是肝脏。这样，控制了炎症的来源和去向，两头一扎紧，炎症便被控制在肺部，然后，只要多休息，好好养着，人体的血气自然就会将肺修补好（任何药都不能修补人体器官本身，只是控制炎症，器官本身的修补靠人自身的血气）。

<sup>21</sup> Robert Sutter, “Converging Chinese and U.S. ‘Gulliver strategies’ in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PacNet #13, 2008. Samuel S. Kim,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4 (2004), pp.48 & 49. Also see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sup>22</sup>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这一要义源于《易经》卦象中各爻之间的乘承比应进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关系，此要义融入并形成了中国战略文化中“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的逆向卡位战略。例如大陆对台战略便是这种逆向卡位，重点不是直取台湾，立刻统一，而是同时控制其上下两端。上段：着力压制美国对台独的支持力度；下端：通过建立东亚地区多边机制，将台湾挤出东亚政治大舞台，切断台独与周边国家的政治联系，使台独的任何冲刺都不在邻近地区发生连锁效益以改变地区战略框架。这样，上下其手，将台独卡位锁定在岛内。同时通过三通釜底抽薪，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大陆不自我折腾，台独必乱。届时，摧枯拉朽，水到渠成。

再例如，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越南占领柬埔寨，中国也是采用同样的逆向卡位战略。上段：外交上对苏联强调恢复正常化的三大条件，逼其压越南撤出柬埔寨（越南撤军是三大条件的首条）；下端：与东盟国家和西方紧密配合，将越南扩张封死。这样，数年后，越南吃不起这个消耗，撤出柬埔寨。

逆向卡位还包括不刻意注重自己是否卡好位，而是刻意先将对手卡到不利位置。例如，中国力促东亚一体化的泛亚机制，不是在意自己是否赢，而是抢前卡位，使得美国的跨太机制难以实现。这样，似乎美国中国都没赢，其实就是中国赢了。这就是以和为赢的逆向卡位（详见下文）。下文还提到，在国际关系中，不采取面对面对抗以寻求立竿见影的“物理变化”，而是融入进去，求得其中的“化学变化”，在其内部逐渐卡位，改变其性质，这也是不同于正常卡位的逆向卡位，即不从直中取，偏向曲中求。

## （6）逆向卡位：地理卡位

地理卡位对大国兴亡尤为重要，一是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先天因素），二是对全球和地区重要海空陆地通道以及重要战略资源的卡位（后天因素）。上帝垂青美国，使其成为大陆型和海洋型兼有的国家，东西有太平洋和大西洋作天然屏障，南北只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两个弱国接壤。从传统安全角度来看，这样的地理安全优势无人能与之媲美。很少有国家能具有如此强大的海军空军，能同时跨越如此浩淼的海洋，使美国本土腹背同时受敌。而拥有如此强大的海空军，一是非一时之举，二是不可能藏而不露，因而美国有足够时间，先发制人，釜底抽薪，灭此隐患于萌芽之中。而美国对全球重要海空陆地通道以及重要战略资源的有力卡位，更是不遗余力，志在必得。

历史上，法国曾雄心勃勃，发奋图强，立志成为海洋型兼大陆型世界强国，称雄全球。终因诸欧洲邻国的战略牵制，尤其是德俄在陆地上的牵制，以及英国在海上的牵制，而壮志难酬。英国虽四周有海洋环绕，形成战略保护，

但终因是个岛屿小国，而非大陆型和海洋型兼有的强国，不似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先天不足。今日力不从心，退居一隅，乃事属必然。

反观中国，从传统安全观点来看，地理安全优势先天不足。有二十多邻国，或山水相依，或一水带衣。这些国家会被外来势力纵横捭阖，使中国腹背受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牵制和威胁。

通常来看，美国有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而中国明显逆势。但是，若从逆向卡位角度来看，则不尽然。物换星移，世道沧桑。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无需建立强大的海空军跨过浩淼无际的海洋，便可依仗着高科技的恩赐，对在美国本土和海外的重大利益，运用不对称性军事手段，给予沉重打击，即对美国进行战略地理的逆向卡位。换句话来说，美国拥有的不止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两个邻国，会与许多国家“接壤”，并“息息相关”。加上美国一直树敌太多，所以，其潜在威胁更多、更加飘忽不定、更具有爆发性。美国对其防不胜防，扮演世界领导者的成本会成倍上升，长期以往，可能不堪其负。更何况美国具有把对手毁灭上千遍的能力，与对手只要能把美国毁灭一次，或重创一次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而这重创现今并不需要组织百万雄师过大洋，用高科技带来的不对称手段，“隔山（隔洋）打牛”即可。所以，不循常规按部就班地发展大规模海空军，而是着意发展不对称军事手段，也是逆向卡位。

逆向地看中国在亚洲的地理卡位，也会耳目一新：从消极防守、不思进取的弱者心理角度来看，这些山水相依的二十多个邻国可以使中国腹背受敌，防不胜防。但是，若换位思考，从积极进攻的强者角度来看，山水相连是进攻者、强者（中国）地理卡位的优势，大兵无需建立海外军事基地便可朝发夕至，如悬在对方头顶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在今天，这一地理特点只能是为中国所用，而不像昔日那样为他人所用使其腹背受敌。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有核武器，若背后受敌，无需大军回撤救援，腹背受敌而不能重点进攻的传统威胁已不复存在。

东南亚国家对其他大国（美国除外）可以不当回事，但对中国却很买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地理上直接切入东南亚，加上政治上独出一帜，敢作敢为（如 1979 年中越之战），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细微言行，非常在意。在消极退守的弱者的眼里，这会被视着招惹麻烦。但从逆向卡位，积极进取来说，这是一大优势。只要善加利用，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声音会有一言九鼎之功效。

山水相连还给中国以其他独特之优势。如，大湄公河流域六国中，中国独占湄公河上游。弱者视其为麻烦之源，强者可将这一地理上的主动权化为外交上的主动权，牵一发而动其他五国之全身。再如，通过泛北部湾经济发展区以及“南北走廊”的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航运，港口）的建设，将自己的经济发展同周边国家逐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巩固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行业以及各部门和各团体之间的机制和渠道的衔接以及经济的深层链接和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利战略联系。这也是中国地理逆向卡位的优势。

再者，弱者视中国与二十多邻近国山水相依为地理弱势，逆向卡位则视之为地区多边机制中的优势：中国是唯一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国家同时地理相连的大国，可成为将这四个地区多边机制连接起来的枢纽，从而可居中操作，左右逢源，带来外交上的巨大优势。

## （7）经济科技卡位

上述战略上的卡位固然重要，经济科技上的卡位绝不次之。例如，美国和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难以恢复，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期过于偏重虚拟经济，失去制造业这一实体经济作为支撑点。中国将世界的制造业的重心拉向中国，这一经济卡位的战略意义非常之大。

中国正处于百年难逢的发展机遇期。上溯几百年，中国曾与全球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发展机遇失之交臂。甲午战争惨败后，才痛定思痛，猛醒直追。但是历史已不给中国时间和机会。其后狼烟四起，内乱不断，外患不绝。时而，无机无会；时而，有机无会（即由于内外原因，不能掌握这一历史机遇期，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发展机遇）。

如今，机遇又至。这主要是由于当今世界产业暂时没有强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致使大量的国际浮游资金得以涌向中国。以高科技突破为切入点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信息革命等，往往先出现在发达国家，同时吸引大量的国际浮游资金，然后再逐渐转向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一旦失去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浮游资金便会转向发展中国家，利用其低廉成本，使用现有科技，“短平快”地以最快速度来攫取最大近期利润。

随着外资大规模转移，就会形成和世界主体经济相连的新的生产链和市场链，即用通俗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形成经济发展的风水带。是否能卡位在这一风水带上带动自身经济腾飞，关系极大。这一风水带，在上世纪 80 年代前，

曾绕道中国，却过门而不入，偏偏由日本，经韩国，穿台湾，过香港，直下新加坡。所谓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无一不是卡位在这一风水带上。

今非昔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在不但知道而且能够并且已经卡位在这一风水带上。但是，即使进了这个风水带，还有继续卡位问题，位置决定利润的高低。只靠勤劳，而不卡好位，充其量只能达到“小康”而已。要致大富，靠的是自己在世界主体经济中所卡的位置。勤劳是加号，位置是乘号。勤劳的目的，是为了要改变自己所卡的位置，否则，光靠勤劳，如同只用加号而不用乘号，超越他国，难乎其难。

中国目前主要仍靠廉价劳动力、资源消耗、土地占用和优惠政策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经济分工链中仍处于低端位置，多数行业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靠进口，其出口商品中大多是贴牌产品。这种状况不改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的更新换代不迅速提升，必然会严重掣肘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模式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无异，只不过中国“块头”大，能形成“规模经济”，但是并没有高出其他国家几个台阶，没有改变位置。也就是说，仍在同一档次上拼劳动力、资源、土地，政策和投入时间。<sup>23</sup>

中国目前正努力通过产业升级迅速提升自己在“国际经济分工链”上的位置。而这一卡位不但会带来经济上的“时”和“势”，也带来外交上的“时”和“势”。例如，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供给链，并对台湾企业、甚至日本和西方企业，也已形成越来越大的战略性挤压。

## （二）“空”：乘承比应和实力大小

《易经》中的“空”，还指一卦之中各爻乘承比应关系以及与其变卦的正覆关系。正覆关系互补、各爻乘承比应关系合适，相互配合，产生合力，此卦吉祥。在国际关系中，卡位有各爻（各个国家或内部各个单位）配合问题：在国内，体制安排得当，整个社会各个单位配合，在国际，各个同盟国和友国的配合，即能产生出很大的合力。这类似中华武术，中国拳术强调不用局部的死力气（胳膊的力气），而是各个部位的合力。练拳常常使看起来瘦弱的人比身高体壮的人更有力，原因有二：一是速度。练拳的人出拳速度很快，速度提高拳击力量；二是合力。冲拳时，不单纯胳膊使劲，而是，尤其是内家拳如八卦拳，太极拳，行意拳等，力出丹田，通过用腰、肩、肘、腕等关节的配合加力，内气外神，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爆发出于拳端，此时，人虽瘦弱，拳端却有千钧之力。

---

<sup>23</sup> 盛力军，“中国崛起的机遇及思考”，《联合早报》（新加坡），2005年12月27日。

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之间的配合以及一个国家内各个部门的配合至为重要。即像拳术那样，不是单纯胳膊肌肉使劲，而是调动全身各部的内气外力形成合力，用超常的速度爆发于拳端，其威力陡增。美国败于越南，不是硬实力不够，而是在战争中后期，不但国外，而且国内反战势力太强，身体其他器官不但没配合，反而掣肘，不但形不成合力，反而影响美国实力的发挥，身虽高大，肌肉结实，却使不上劲，更构不成“势”，其败无疑。“空”的乘承比应关系对实力的影响之大，莫此为甚。

《易经》中的“空”，不仅指卦象中各爻位置（卡位）及由此产生的乘承比应关系，还指阳爻的多少，即阳刚（实力）的强弱。《孙子兵法》中那石块的大小，只要卡好位，加上下文所说的“刚柔相济”，石块（实力）的大小重轻，直接决定“势”的大小。在上文举例的需卦中，因为有下卦乾卦的三爻之阳刚，实力极强，所以，在上卦为坎卦（坎为水）的情况下，也能够涉水而过，即爻词中所说的“利涉大川”。<sup>24</sup> 石块大小，即国家实力的重要性，西方文献论述，早已汗牛充栋。故在此不多用笔，只略谈不常提起的中国以大制胜的几个怪招，以作画龙点睛之用。

邓小平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访问东南亚，当问及中国是否能将越南赶出柬埔寨时，回答道，越南是块小石头，中国是块大石头。大石头和小石头蹭来蹭去，小石头终究挤不过大石头。这可谓熟谙此道：“块头”加上时间，即“空”和“时”都在中国一方。越南败局已定。

大陆对台独也是如此，也在利用自身这块石头的分量来挤垮台独势力。在现今国际经济竞争中，中美日三家各有优势和特色。日本人的认真仔细，美国人的想像创新和中国人的灵活善变，都是各有千秋。日本人干事认真、仔细，中国企业若在同一轨道上同他们竞争，恐怕一时无法与之抗衡。如要胜出，只能击其弱点。因为过分的认真会沦为迂腐、呆板、缺乏想像力、创造性和灵活性。美国人用自己的强处，即创新和想像力，例如发起信息革命，在 90 年代击败了日本。中国人暂时无法在认真仔细和想像创新两方面赶日超美，但用自己特有的灵活善变，以己之长攻二者之短。台湾的中小企业能称雄世界，便是由于灵活善变。大陆和台湾双方同时拼的是灵活，但是大陆拥有台湾所不可能拥有的强大的经济纵深和分量，必然会对那些不愿三通不愿以大陆为腹地的台独企业形成巨大的挤压，而这一挤压对遏制台独的长远战略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这就是中国以大制胜（用“空”）的几个怪招之一。

---

<sup>24</sup>

《易经》需卦卦辞。

“空”的意义，即中国这一石头分量，实在重大。善加利用，必带来外交上的“势”。例如，目前世界经济危机可以冲垮小国经济，但是中国不但块头大，而且，其经济由多种成分和档次组成，即使某一产业受世界市场因素的影响垮了，还有其他产业补上，因而整个经济不容易垮。也就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相对于小国的外交上的“势”。即使所有东亚国家经济都受到冲击，中国的承受能力会大于其他小国。换句话来说，小国会因此更加地依赖中国市场，而中国可以化此为外交的“势”。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国际舞台上一有风吹草动（如冷战结束、1997 亚洲金融危机、911 事件和目前的国际经济危机），东南亚小国总是要积极调整与中国的关系的原因，这也是“空”对中国用势的含义之一。

石头大，势也大，小国很难阻挡，此是大的好处。但弊端是，一旦灾难之势形成，也难也纠正。象毛泽东这样的强势领导人，在晚年想纠正文革，也力不从心。所以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sup>25</sup> 邓小平及中国第三四代领导人深悟此道。例如，改革其始，农村改革先从安徽四川两省试点，数年以后，有把握以后才全国推广。对外开发，先从深圳，然后沿海，逐步推广。这样取其大的好处，避开大的弊端，不能不是中国改革重要经验。反观苏联改革“休克疗法”之祸害，可知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古人智慧历久不衰。

#### 四、“刚”“柔”互动：以曲为直

《易经》不但强调时空（或时和位），而且特别强调“动、静、阴、阳、刚、柔”（此文动、静、阴、阳分别并入“刚”和“柔”之中）。细读《易经》卦象与卦辞爻词，便会发现，同是等待时机，蓄势发力，如果刚柔不一，结果则不一，即有时该动，有时则该静守，就像泰卦（吉祥卦）和否卦（不祥卦）初爻均为“吉”。泰卦初爻（阳爻）为“征吉”。否卦初爻（阴爻）为“贞吉”。一字之差，动静所然。一是以行动为吉，即“征吉”；一是以固本不动为吉，即“贞吉”。<sup>26</sup> 此卦所示，天道之行，该刚则刚（阳），该柔则柔（阴）（即下文所讲的刚柔互用），刚柔错位，则是逆天道行事。另外，此两卦均由乾、坤两卦组成，否卦下坤（地）上乾（天），上下阴阳不通，故为否卦（不祥卦），而泰卦是上坤（地）下乾（天），上下阴阳相通，故为泰卦（吉祥卦）。此卦所示：不但该刚则刚，该柔则柔，而且不能纯刚纯柔，阴阳应该通流贯通（即下文所讲的刚柔相交），才是天之道，才能用势造势。

---

<sup>25</sup> 老子《道德经》。

<sup>26</sup> 见《易经》泰卦和否卦卦辞。

如何用刚，如何用柔，中外研究，汗牛充栋，类似现今所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简明易了，无需此文多谈。用刚和用柔的关键是上文所说的掌握时机，察兆头，知变化，即《易经》所说的掌握“几者动之微”<sup>27</sup> 中的“几”，所谓“几”者即古人所云，“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sup>28</sup> 但是，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不同凡响之处，不是纯刚纯柔，而是刚柔互用、刚柔之交。

《黄石公兵书》说：“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sup>29</sup> 清代名将曾国藩总结用兵决胜秘诀时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sup>30</sup> 《易经》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sup>31</sup> 又曰：“刚柔相济。”<sup>32</sup>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军事家不赞成纯刚纯柔，而是在恰好时机（“时”），卡到恰好位置（“空”），即刚柔互用，刚柔相济，其结果必然是“走曲线”，而非象纯刚纯柔那样直进直退。对《易经》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的变化，最佳路线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易经》说：“曲成万物而不遗。”<sup>33</sup>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言：“枉则直”<sup>34</sup> “大直若曲”。<sup>35</sup> 这就是老子《道德经》中“反者道之动”的道理。<sup>36</sup> 这一哲学思想对后来的军事家影响甚大。《孙子兵法》中说：“以曲为直。”<sup>37</sup> 最大的胜利往往是走曲，直来直往，亦可奏效，但往往不用势而用力，因而代价太大，后遗症太多，可能得不偿失。走曲能扬其长，而避其短。

下面讨论如何在当今东亚国际关系演义中，如何走曲。

---

<sup>27</sup> 见《易经·系辞》。

<sup>28</sup> 周敦颐《通书》。

<sup>29</sup> 《黄石公三略·卷上》。

<sup>30</sup> 《曾文正公全集》。

<sup>31</sup> 《易经·解卦》。

<sup>32</sup> 《易经·系辞》上传第一章。

<sup>33</sup> 《易经·系辞》上传第四章。

<sup>34</sup> 《道德经》第22章。

<sup>35</sup> 《道德经》第45章。

<sup>36</sup> 《道德经》第40章。

<sup>37</sup> 《孙子兵法》。

## （一）避免迎头相撞

中国在该地区走曲取胜，首先是不把和美国的关系搞僵，不与其迎头相撞。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之所以发展顺利，与没有美国的太多阻挠有关，这不但因为美国深陷伊拉克和反恐沼泽之中，而是由于中国没有过度挑战其重大地区利益，反而，通过发展经济关系，将两国越来越牢牢地绑在一起。例如，中国海军发展目前只是在第一岛链内，没突破美国防堵的第二岛链（如：大力发展与美国没有边界冲突的太空力量，如神州飞船，而没有过早过快发展刺激美国的航空母舰以及可突破第二岛链的远程投放能力），没有发展成这一突破力量，美国此时不必发力，因而在这一阶段，中国在东南亚发展顺利。再者，美国认为，中国最多只能左右一两个与其相邻的小国，如老挝柬埔寨，没威胁到马六甲海峡，中国与东盟关系没深到军事安全领域，因而，不必大惊小怪。另外，由于日本韩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不担心出现中国在其中坐大的排美的东亚共同体。否则，如果美国发力，某些东盟国家会与其配合，在一些问题上做文章的，如南沙争端，而不是象现在那样，保持现状。再如，正由于美国对中国在该地区安全上目前还没有过度戒心，因而其在地区多边机制问题上常与东盟不积极配合（如不加入东亚峰会），若即若离，使东盟不能实现拉美国进来的意图，只能更多地打中国牌，这是致使中国—东盟关系近年得以迅速发展（尽管有一定程度上的虚胖）的主要原因之一。

## （二）“化学变化”、虚化、空洞化

西方有句俗语：“If you can't break it, go with it”。即“斗不过，就顺着它。”但是对中国人来说，高超的智慧是，顺着它，但是，顺势融进去，改变它。换言之，在实力相差明显的情况下，不寻求“物理变化”，即直接挑战改变它，而是走曲，顺势融进去，改变它的属性。《姜太公兵法》即《六韬》中列举战略原则，其中最高境界是：“太上因之，其次化之。”<sup>38</sup> 这是中国兵法中最早的走曲战略和“化学变化”战术。“太上因之”即用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万物为我所用。一时不能用者，不必破旧立新（物理变化），而是“其次化之”（化学变化），以求日后水到而渠成。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因之”和“化之”显得格外重要。因而中国当前的对外指导思想，不是重起炉灶，而是，一是利用其中有利因素，为己所用，二是化解其中不利成分。举东盟地区论坛为例，其发始国的主要目的是利用这一多边

<sup>38</sup>

《六韬·武韬·文启》。

机制，应付中国快速崛起。<sup>39</sup> 中国不是拒之门外，而是积极加入，通过十多年的内部“化学变化”，已大体上将这一机制改造得为己所用。

对于不能加入的，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中国不是采取“非友即敌”的一刀切态度，而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的态度。<sup>40</sup> 一是通过发展与这些美国盟友的关系来冲淡美国与其的双边关系，使其逐渐松动乃至虚化、空洞化。二是通过发展地区多边关系，如东亚地区一体化的东盟 10+3 等，以多边促进双边，进而松动乃至虚化其与美国的关系，至少使其多个选择，使事态复杂化，促使美国与其同盟国关系的“和平演变”。这样，东亚地区一体化，其形式必然不是单一的，不强求作出单一选择，而是在一体化这一大框架下，多形式，多层次，方便对方作出多种选择，这样来松动乃至虚化其与美国的关系。

### （三）捆绑战略

东盟地区论坛只是《六韬》中的“其次化之”，仅是“其次”，而“太上”则是“因之”。中国对外战略的“因之”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在中美关系上。比较一下美国对华与对苏联政策就可以发现，美国认为苏联具有传统的扩张因子，一直对其采取围堵战略(fence in)，封住、堵死。对中国则相反，则是把它从封闭状态中拉出来(draw it out)，融入西方市场，和平演变，来按照西方模式来改造它。<sup>41</sup>

中国应对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象北朝鲜那样用更加封闭来对方美国这一战略，而是“太上因之”，因势利导，接招，顺手牵羊，融合接轨到整个西方乃至全球市场。通过与美国结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把两国捆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局面，来制约美国的对华战略。<sup>42</sup>

<sup>39</sup> James Shinn, ed., *Weaving the Net: Conditional Engagement with China*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Rosemary Foot,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China,” in Shalendra Sharma, e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New Millennium: Geopolitics,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312-32. Also see in the same volume, Sheldon W. Simon, “Security Prospects in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Millennium,” especially pp. 301-03.

<sup>40</sup> 张蕴岭，“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增强了”，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7-11/02/content\\_6996509.htm](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7-11/02/content_6996509.htm).

<sup>41</sup> Kenneth Lieberthal, “U.S. Policy Toward China”, Policy Brief #72—March 2001. Available at <http://www.brookings.edu/comm/policybriefs/pb072/pb72.htm>.

<sup>42</sup> 郑必坚，“中美关系的四个战略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7月12日。彭光谦，“中美应走出‘零和’怪圈”，环球时报，2005年7月27日，at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5311/1357321.html>.

这是一着很利害的“棉里藏针”战略。美国不敢出重拳。美国战略家认识到，“美国只能帮助中国作为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sup>43</sup>

#### （四）以和为赢

走曲战略的神来之笔当数“以和为赢”。常规思维历来以赢为赢，但是有时，却应以输为赢，有时则以和为赢。取胜难，舍胜取和更难。走直不如走曲，和棋有时胜于赢棋。这就是道家“争为不争，不争为争”的道理。现在来看看亚太地区中国的以和为赢。

中国积极提倡通过以东盟方式和东盟主导的泛亚机制（如东盟 10+3）来实现东亚共同体和东亚地区一体化，就是典型的以和为赢战略。因为，在中日韩关系得以根本性改善前，东亚地区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或共同体。但是中国的积极努力不是白费，一是能如上文所说，虚化架空美国与其地区盟友的双边关系；二是虚化架空美国的跨太经济机制（APEC）；三是使美国想绕过东盟主导、建立自己挂帅的“跨太安全机制”举步为艰。这样美国就只能有三个选择：一是抛弃自己的跨太机制而加入东盟方式的泛亚机制，受已有规则约束；二是另起炉灶，抛开东盟方式，这样会得罪东盟，将东盟推向中国；三是将东盟作为一个整体，随同东盟方式，一并纳入跨太机制的设计制定之中。但是，这又会变成另一个美国不满意的没有效力和效率的 APEC 或 ARF。在这三种情况下，中国都是赢家。其结果，在亚太地区，次区域机制林立，美国建不成自己的跨太安全机制，中国也建不成严格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这样，从面上看，美国和中国，谁都没赢。其实，谁都没赢，就是美国输了。道理很简单：一是若是中国没建成什么，没关系；但是，若美国没建成它想建立的机制和秩序，其“全球领导者”的信誉就会大打折扣。二是，美国是守成大国，泾渭分明的稳定机制对其有利；中国作为新兴上升大国当然不愿穿上一件“紧身衣”，打混战，扩大战略发展空间，更符合其利益。

在此，以和为赢与以赢为赢，一字之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中国东亚一体化的提法不是以和为赢，而是以赢为赢，那么便会贪功冒进，结果是，为丛驱鸟，为渊驱鱼。不但建不成东亚一体化，反会驱使其他国家联手对付自己。这样，事倍功半。赢，需要智慧勇气，和，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sup>43</sup> East West Centre, “Both U.S. Candidates Likely to Hold Steady Course on Asia”, available at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news-center/east-west-wire/both-us-candidates-likely-to-hold-steady-course-on-asia>.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一词出于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力克，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speech,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21 September 2005), available at [www.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http://www.state.gov/s/d/former/zoellick/rem/53682.htm).

所以，《易经》有云：“知终终之。”<sup>44</sup> 即《论语》中言：“过犹不及。”<sup>45</sup> 许多人不知终终之，不以和为赢，而是以赢为赢，好大喜功，贪功冒进，到头来前功尽弃。

上述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腾飞的五大阶段皆点化了大国在东南亚博弈取胜的两个关键点，一是借势，中国成之于借势，而非得之于诉力。二是弱手外交。（弱手外交，并非弱势外交或弱国外交，即英文的 *play the weak hand*。强者亦可为之）。正因为中国弱，后来者，根底浅，不足以独力改变、反而能积极补充该地区平衡，因而该地区始终有一股拉力，拉中国适当地进入，以对该地区大国平衡做一个积极的补充。否则，单凭中国的推劲，没有拉力，能如此一马平川？这拉力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势”的一部分。若中国不是以和为赢，而是以赢为赢，必然会不借助于势，而是诉之于“力”，实力不足而强越地区战略平衡点，必造成多方面联合反弹，迫使对方同区外大国形成联合战线，这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欲速则不达。

当今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的真谛，若一言以蔽之，正如古诗所言：“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中“好雨”指明智的外交进取；“知时节”乃是待“天时”而“随风”，即用“势”。倘若一不“待”，二不“随”，贪功冒进，强出头，必遭其祸，须知强国之道，厚积薄发。“润物”指建立长期深厚的道德基础和经济基础以收人心；“随”、“潜”、“细”以及“无声”等字指具体外交姿态和手段，即低姿态，耐心，不强出头，细致化而切忌好大喜功地追求表面轰轰烈烈（图虚名而招实祸）。即将有形化入无形之中，此乃道家的最高境界（正所谓老子兵道，静而动，正而奇），亦是外交最高真谛。

需要说明的是，刚柔互用所形成的“走曲”和“以和为赢”的前提是必须有刚。没有动武叫板亮剑的能力、决心、意志和准备，那么，“走曲”和“以和为赢”就会成为软弱投降、夺路而逃的代名词了，在变化时，只会是被人家化掉，而不是化掉别人。在这一亮剑的能力、决心、意志和准备下的适时适度用柔，即刚柔互用，才是走曲。

## 五、结论

美国一败于越南，再困于伊拉克，说明软硬实力不足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胜败进退，此消彼长，在其背后，还有一只无形的手，即第三种实力，在左

---

<sup>44</sup> 《易经·文言》。

<sup>45</sup> 《论语·先进》。

右这两种实力。这无形的手就是本文论述的“势”。美国最近所提出的“smart power”（用巧）只不过是重新配方软硬这两种实力的交替或混合使用，只是手段的改变而已，并未揭示出一种独立的第三种实力，更不是本文所说的“势”。<sup>46</sup> 这种“用巧配方”其实并非独创，例如，布什政府也是软硬实力兼用，只不过是配方中硬实力成分过多。现在美国政府“用巧”，只不过是在配方中多加一点软实力而已，并没有像本文提出一种独立的第三种实力。“用巧”有点类似本文所提出的“刚柔互用”，但是，只是貌合而神离。因为，它一没有本文中“刚”“柔”的哲学深度和战略文化的历史传承；二没有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刚柔交融相推所形成的“走曲”战略（即以曲为直以和为赢）；三，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刚柔相融是以是否最终形成“势”为参照。而美国的“用巧”，没提出类似“势”的概念作为参照，因而势必陷入将软硬实力盲目调配试验、事倍功半之厄运之中；四，美国式“用巧”的最致命之处在于忽视本文提出的“时空刚柔”中的“空”（卡位、组合）。仅仅改变一下软硬实力的调配，而不卡位，“小儿科”而已，怎能“治大病”？因为不卡位就不能造势借势用势。卡位类似物理学杠杆原理中杠杆的支点，卡到位，找好支点，可以四两成千钧之力与“时空刚柔”合为势。势乃画龙点睛之笔、实力放大器耳，即通过“时空刚柔”，能使软硬实力发挥出更大效能。弱者，可以此克强，化腐朽为神奇；强者，凭软硬实力在一定情形下亦许可胜，但若乘势，更能稳操胜券，事半功倍。

西方学者对中国用势视而不见，把中国对东南亚外交的五次腾飞轻视为“中国的机会主义”(Chinese opportunism)，认为中国得手，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那么，为什么美国，日本，欧盟，尽管在东南亚的投资援助远高于中国，却苦无良运呢？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势”明明白白在那里，他人尽占，而自己却可望而不可及，或只能用其一点，而不能“势”尽其用？这难道仅仅是运气的问题，而不是本文所提及到的“时空刚柔”的问题吗？

《孙子兵法》提及“势”，但是寥寥七十字，只是注意到战场上瞬息万变之中隐藏的势这种现象，及其加以利用的重要性，并没有详细分析，更没有像本文这样从《易经》的“动静刚柔”的角度去分析，并融合老子的《道德经》和中国古代其他兵书。也没有像本文这样将“势”这一概念用到外交以及国家总体战略制定中。法家，如韩非子，所论述的势，权势权术耳，非本文所采纳的兵家（如孙子）之势。

---

<sup>46</sup> 见 Richard Armitage 和 Joseph Nye 的研究报告，“A Smarter, More Secure America”，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 CSIS, November 6, 2007, [http://www.csis.org/component?option=com\\_csis\\_pubs/task,view/id,4156/type,1/](http://www.csis.org/component?option=com_csis_pubs/task,view/id,4156/type,1/).

本文之所以依据《易经》评论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势”，是因为《易》乃中国学术思想和战略文化之渊源。先秦诸子百家派别各异，而源流却不出儒道墨三家。而道家源出《归藏易》，墨家源出《连山易》，儒家集大成于孔子，但源出《周易》。宋代朱熹评曰：“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之神，而无不存。”<sup>47</sup> 孔子也认为，“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sup>48</sup> 即天下最精微之理存于《易经》卦象之中。

读《易》便知，“势”与“时”有关。但是，单是“时”，“势”就堕落为“机遇”和“运气”的代名词了。“势”不但与“时”有关，还与“空”（位置/卡位）和“动静阴阳刚柔”密切相连，正所谓古代奇书《素书》有云：“潜居抱道，以待其时。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sup>49</sup> 此句画龙点睛之处是“抱道”，否则，仅仅是“潜居”和“待时”，恐怕会“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势”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本文例举的中国在东南亚外交上的五大突破，胜出其他大国，与中国的软硬实力没太多关系，而是用“势”来放大了本来不起眼的实力。这就是以柔弱制刚强的诀窍。在国际关系中用势，“太上因之”，要积极用势；“其次化之”，即使一时不能用之，也应如同中华拳术中的“捧捋挤按”，四两拨千斤，积极化之，伺机发力。

硬实力，易见；软实力，难见；“势”，更为难见，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着国家实力的实施。美国有第一流的实力，但往往不用“势”，即不遵循本文所说的“时空刚柔”，而有“力”无“势”，构不成“势力”，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中国善于用势，但还没有第一流的力，因而也还未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讲的“势”（借势，造势，用势等）及其时、空、刚、柔（卡位、待时、走曲等）是指国际关系中一国对另一国的以柔制刚的手段，而不表明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即当一国（如中国）对另一国（如美国），或东盟中国彼此之间，用“势”“卡位”时，并不绝对表明两国之间关系只能是敌对的你死我活关系。因为“用势”“卡位”是有史以来国际关系中的常见现象，即使在友国之间和同盟国之间，“卡位”也是屡见不鲜的。

---

<sup>47</sup> 朱熹《周易本义·序》。

<sup>48</sup> 《易经·系辞》。

<sup>49</sup> 《素书》。